

蒙兀兒史記 結一宦主人自題

拾壹

劉嶷張柔列傳第三十三

蒙兀兒史記卷第五十一

武進屠 寄簪

劉嶷字孟方。濟南歷城人。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因小字黑馬。

以小字行。父伯林。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戶。歲辛未。舊說蒙兀軍南下。

圍威寧。伯林知不敵。與百戶夾谷長哥縋城詣軍門降。成吉思汗

遣耶律禿花。舊作禿魯花略其氏與偕入城。撫納軍民。汗問伯林在金何官。對

曰。都提控。命仍元職。選士卒爲一軍。隸禿花麾下。舊作太傅耶律禿懷懷花異譯太傅據後之詞

嶷亦從大軍破金將紇石烈胡沙虎於野狐嶺。胡沙虎嶺舊傳作忽察虎校同本紀野狐嶺舊作搯胡嶺

蓋本名也。野狐乃譌改。蓋元人呼溫根達爾則眞以爲狐嶺矣。一時父子並有功。明年從攻西京。不克。又明

年從略山東。別將攻梁門。遂城下之。車駕北還。事在甲戌年與金和親後畱伯林帥

所部屯天成。與禿花宣德軍相犄角。招降山後諸州。時請居庸關外爲山後與金

兵前後數十遇。戰輒勝之。西京旣下。錄功賜金符。金下舊符虎字充西京畱

守。兼兵馬副都元帥。副下舊脫都字乙亥。從左手大萬戶木合黎攻中都。下

之。丁丑。復下山東諸州。以功賜馬二十四匹。錦衣一襲。戊寅。從克太

原平陽。己卯。破潞。晉安。岢嵐。間喜。時議徙間喜民實天成。伯林以山後遭兵。民艱於食。力爭止之。縱遣部曲所俘虜萬計。鎮威寧十年。務農積穀。與民休息。時鄰境凋瘵。而威寧獨為樂土。嘗曰。吾間活千人者。後必封。吾所活何啻踰萬。子孫必有興者乎。歲辛巳。以疾卒。年七十有三。累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諡忠順。疑驍勇有志略。未弱冠。即隨父出入行陳。無難色。成吉思汗甚愛之。嘗獨行。遇金兵圍本部卒十三人。即奮劍技圍入。殺敵數人。拔十三人者以出。壬午。襲職副都元帥。佩元降金符。舊傳云。襲父職為萬戶。佩虎符。兼都元帥。按伯林止于戶金符。副都元帥。巨況太祖時未有漢軍萬戶。耶都上奪副字。癸未。從國王木合黎攻鳳翔。不克。回屯晉安。本絳州升明年。從嗣國王孛魯攻西夏。此下舊衍唐元二字克銀州。乙酉。從國舅那顏阿勒赤克復東平。大名。東平大名為宋將彭義斌所據。乙酉七月後。義斌敗死。乃復為蒙古所有。舊傳謂甲申從破東平大名。殊誤。今改正之。又從孛魯復真定。走武仙。己丑。斡歌歹汗即位。始置漢軍三萬戶。足證舊傳上文襲父職萬戶之誤。以疑為首。以伯林先降故。札刺兒史天澤次之。換授金虎符。管把平陽宣德等路管軍萬戶。仍僉太傅府事。舊傳此下有總管漢軍。從征回河。河西諸國十二字。按太宗時西夏已亡。禿花及疑亦終身未

至西域此碑傳無稽之言

辛卯與禿花隨駕克鳳翔時欲假道於宋攻金南京嶷從

皇弟拖雷充七提控之一取西和州入宋大散關破沔州遂由興

元金房東迤北渡漢水壬辰至鈞州三峰山合七提控馬步軍與

金大將完顏合達移刺蒲阿等戰大破之乘勝拔香山寨遂入鈞

州

詳拙

功多拜西錦良馬貂裘之賜癸巳從下南京京又賜錦衣玉

帶甲午又從破蔡滅金時以拓地既廣邊戍不足增立漢軍五萬

戶并前爲八嶷仍居首

新立五萬戶張柔邱順嚴實張榮郝和尙也

乙未同都元帥塔海紺孛伐

蜀辛丑進授都總管萬戶統西京

大同

河東陝西諸軍夾谷忙古帶

今本姚牧庵集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龐古帶誤

田雄等竝聽節制入覲和林幹歌互汗慰勞有

加賜銀鼠皮三百爲只孫宴服尋命巡撫諸道察民利病應州郭

志泉反誑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駢誅之嶷止戮首惡數人餘從

輕典癸丑忽必烈汗以皇弟奉蒙格汗命征大理嶷從至六盤

舊傳

誤以爲從憲宗

會商鄧邊宋有警令旨命嶷往鎮之宋人斂兵不敢犯丁巳

北覲潛邸於爪忽都之地

爪忽都釋地見忽必烈汗紀

請立成都以規全蜀從之成

都既立。命兼領軍民庶務。賜號也可禿立。

義謂大頭人

中統元年。忽必烈

汗登極。皇弟阿里不哥亦稱大號於和林之北。當是時。先朝舊將

渾都海舉兵六盤。應阿里不哥。大將密里火者握重兵。成都向背

亦不可測。汗所命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廉希憲商挺以疑有膽

智。使乘驛往。矯詔執密里火者殺之。事後密里火者之子懇於朝。

汗曰。朕命也。其勿復言。二年。宋知瀘州軍事劉整密送降款。

事在六月

將皆曰。整。宋驍將也。無故乞降。不可信。疑曰。不然。宋權臣當國。賞

罰無章。疑有功者異已。往往以計除之。以是將士離心。且整本非

南人。居瀘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疑者。

舊傳以此節所言屬之其子元振然

疑宿將其遣元振往受整降計之必審且使此言果出元振亦當以善則歸親之義推美屬疑惟當時作碑志者但知據元振子孫所具行狀歸功近親今改作疑言則父子雙美足為本傳生色

遂遣其子元振往受之。瀕行。戒之曰。瀘乃蜀之要衝。今整舉州來

降。宋人必不之許。

舊傳作情偽不可知故作疑辭欲歸全功於元振

汝往毋為一身計。事成。國家

之福。不成。以死效之。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眾而前。下馬

與之相見。示以不疑。明日。整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

轡而入。讌飲至醉。整心服。獻金六千兩。男女五百人。元振受金分賞將士。而還其生口。宋人間整降。大驚。三年。其帥俞興大發兵圍瀘。晝夜急攻。自正月至於五月。城幾陷。左右諷元振去之。曰。事勢至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無爲相從俱死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旣受其降。事亟而棄之。不義。且瀘之得失。繫國利害。吾有死而已。食且盡。殺所乘馬享士。募善泅者齎蠟丸書。由水竇出。乞援成都。又權造金銀符。分賞有功。激勸之時。疑新受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已屬疾。得報。亟遣援師。仍親督轉輸不輟。左右勸少休。疑曰。國事方殷。此豈吾養病時耶。元振旣得援。卽與整出城合擊。與兵大敗之。斬都統一人。興退走。元振奏捷。且自陳擅造金銀符。辜忽必烈汗嘉其權變。賜錦衣一襲。白金五百兩。比入朝。又賜黃金五十兩。弓矢鞍轡。無何疑卒。年六十有三。累贈太傅。秦國公。諡忠惠。子十二人。元振其第二子也。字仲舉。

舊傳稱元振爲黑馬長子。然旣字仲舉。敘當第二。蓋長子早世。元振以次襲父。

職故云然旨

初元振隨父入蜀。立成都。疑每出兵。以元振攝萬戶畱事。號

令嚴明賞罰不妄。麾下宿將莫不敬服。

舊傳云隨父入蜀立成都會商鄧有警命黑馬往鎮以元振攝萬戶時年方二十

十按黑馬舊傳奉命守商州在憲宗三年癸丑請立成都都在七年丁巳而元振舊傳云云事實先後倒誤又元振卒於至元十二年丁亥年五十一上數丁巳年三十三再上數甲寅年亦已二十

九舊傳乃云時年方二十則年齡亦誤也。蒙格汗之親攻合州也。命元振與都元帥紐璘自

成都出兵至涪。遏宋下游援師。舊傳云為先鋒亦誤。疑為成都路經略使時。廉

希憲商挺奏元振代為都總管萬戶。

經略使職在諸萬戶上如史天澤為河南經略使即以已所職真定等五路都萬戶

使兄子權攝行今黑馬為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其所職都總管萬戶亦不便自兼故朝廷命其子元振代之按舊傳既稱中統三年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則元振代為都總管萬戶當在同

年而元振舊傳乃云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廉希憲商挺奏以為成都經略使管軍萬戶是疑所不能兼者而謂元振能兼之乎其父中統三年始兼經略使而謂元振於中統元年已兼經略使

管軍萬戶一職行是理乎特改正之。及是遂建降整保瀘之功。遭父喪。朝廷以金革例。不

許其終制。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至元七年。時議勲舊之家。事權

太重。宜稍裁抑。遂降為成都路副萬戶。十一年。命兼潼川路副招

討使。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一。子緯。襲佩虎符副萬戶。舊脫副字守潼川。

創立遂寧諸處山寨。從行院圍合州。數有戰功。授潼川路副招討。

遷副都元帥。復授管軍萬戶。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入朝。進

本道宣慰使。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疑第五子元禮亦有父風。歲

甲寅。佩金符爲京兆路奧魯萬戶。中統四年。遷興元成都等路兵馬左副都元帥。至元元年。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二年九月。宋制置使夏貴帥師五萬犯潼川。元禮所領纔數千。衆寡不敵。諸將登城望貴軍有懼色。元禮曰。料敵制勝。在智不在力。乃出戰。屢破之。又大戰於蓬溪。縣屬遂寧州。自寅至未。勝負不決。元禮怵愾令於軍曰。此

地去城百里。設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國家有矣。男兒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卽提長刀大呼突入敵陳。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不一當百。大敗貴軍。斬首盈萬。生禽千餘。捷奏。詔入朝。賜錦衣二襲。白金三挺。名馬一。及金鞍轡弓矢還鎮。立蓬溪寨。又奏復眉州舊城。遏敵自嘉定北犯成都之路。或言眉久廢。復之無益。徒耗財力。元禮力爭之。朝廷命平章趙璧來相形勢。卒依原奏興役。七日而畢。宋人駭其神速。元禮移戍焉。五年。召入朝。乞解官養母。從之。其實諷之使自退也。九年。起爲延安路總管。階懷遠大將軍。卒。札刺兒一名重喜。蕭氏契丹人。金末隸軍籍。貞祐二年。金主珣棄

中都南遷汴。行次良鄉。慮契丹軍扈駕者於後爲變。有旨收其鎧馬甲杖。勒遣歸營。衆大譁。殺其本紘詳穩以叛。推斫荅句比涉兒

及札刺兒爲長。北還奪蘆溝橋。大掠京郊牧馬。以中都有備。不能

入。遣使納款於蒙兀。

必因耶律禿花通款故其軍後繼禿花

亦使通好耶律留哥於遼東。當

是時。成吉思汗已許金和親。引兵出居庸關。避暑魚兒樂。正怒金

無故遷都。遣使詰責。及斫荅等使至。大喜。卽命大將撒木合把阿

禿兒以原從契丹將耶律阿海禿花兄弟及石抹明安所領契丹

漢軍爲前鋒。與斫荅等新附契丹軍并力圍中都。明年。中都潰。札

刺兒等論功行賞有差。

札刺兒蓋授千戶惟史錄並略

以其軍隸太傅禿花麾下從征

討幹歌互汗。初立漢軍三萬戶。札刺兒居其一。位次劉黑馬。而在

史天澤上。假道伐金之役。札刺兒帥所部從皇弟拖雷爲七提控

之一。師行南陽北五朵山鵲路中。札刺兒一軍殿後。會大霧。爲金

師所襲。敗。拖雷怒。奪其軍。命額勒只吉互代將之。

額勒只吉互雖一時代將然札刺兒所部皆契

丹漢軍。非額勒只吉互所能常領。且額勒只吉互當定宗時帥所部蒙兀軍入波斯。漢軍必未從則此札刺兒之一萬戶後果誰屬乎。考牧庵集潁州萬戶邱公神道碑云。嘗聞國初以三萬戶鎮

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為真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不數札刺兒似札刺兒一軍後歸重山者然重山傳無徵也豈牧庵傳間誤以重喜為重山而妄加粘合之氏歟俟再考

幹歌互汗至鈞州臯札刺兒失律斬之馬前斫

荅比涉兒不知所終來谷忙古帶女真種人也父長哥名從元史太祖紀姚

蒙兀兵至城下與都提控劉伯林以軍千二百人降命長哥即成

威寧是年十一月金主遣使啗以大官冀其反正可復失地長哥

縛使以間詔嘉之擢為千戶兼招討使碑稱萬戶招討使按終成吉思汗之世無漢軍萬戶碑言妄也若曰

人有擾汝民殺之旁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間

一以詔行之即承制便宜行事也凡鎮威寧四年歲丙子卒追贈定襄郡公諡

忠敏忙古帶年十四而孤襲職千戶碑亦按稱萬戶佩金符歲戊子從嗣國

王亨魯戰河北山東碑稱太宗詔從太師國王云云按戊子拖雷監國太宗尚未即位辛卯碑誤庚寅從幹歌互汗拔

鳳翔繼從皇弟拖雷假道於宋以伐金明年大戰鈞州三峰山皆

有功詔徙六州之民屯田威寧六州疑即碑所稱鳳河褒大安興安洋金之俘民褒為縣故不數在六州內歟俟再考時中

原荒饑獨山北為樂土八達嶺之北亦稱山後四方來者如歸乙未從都元帥塔

海紺字征蜀表請按都驩

碑云今胡廣舍事高安之祖

代領屯田事。明年殘四川府州

什七八。又明年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荆襄山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不完田野蕨而輟耕民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繼嬰黃。暫偷生活竄栖太白窮谷之間吾兵去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攘奪甚者仇而殺之生齒益耗誠能畱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貨財之得保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三四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餽焉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幹歌互汗大然之制詔塔海紺字量畱怵古帶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籍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令安撫興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三制并下。古余克汗卽位詔行省興元怵古帶脩城隍增堡壘遠斥堠一方漸寧市肆邨舍民廬數萬悉起於焚蕩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

白龍江水。收皆畝鐘。戔庾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棖巨棟。重棗牡瓦。閎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宇之上。於是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辟仕成。西縣楊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辟閨。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悉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白。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安。王斌。自開達。亦先後挺身來歸。忙古帶腹心委之。指臂使之。或謂反虜無親。宜有以防之。未可日置左右。忙古帶曰。彼哉人也。未必狙詐如爾所言。誠狙詐也。吾仁結而義勸。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者。宋人害之。時以兵來窺擾。輒被剗去。辛亥。四川制置余玠銳意圖復興元。入自利州路。道敗元帥王進於金牛。辟其軍中梁山之兜零。燧火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絕棧道。阻我援繼。自帥大軍薄城。鉤膾梯衝。環城數市。刻期強攻。志在必拔。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忙古帶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戈傳餐。夜則晝地分守。會都元帥土辟來援。

右丞相完澤之祖名見完澤傳碑作禿辭音同

無從得塗。直

三人自軍前逃還許賞其死令為導閒出陳倉玠聞援軍大至焚

攻具解圍去怵古帶襲擊盡奪其所俘掠者以還時蒙格汗已即

位事間授軍民萬戶再賜虎符詔追敕平金戰勞蓋拖雷前所間

於斡歌互汗者即假道伐金之戰功且曰今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逃避獨汝戰

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

吏敢違其節度者辜死當時萬戶權重如此丁巳詔偕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

堞墜塹皆具工程艱率至元九年所以陷於咎萬壽之易也戊午同元帥紐璘出馬湖江戰皆捷

先是乙卯忽必烈汗以皇弟總天下兵漠南漠地之兵也漠北則蒙格汗自總之前人為文好用天下二字無慮之詞

怵古帶奏記於潛邸言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常通懸其故在

軍民之官豪有恃者頑驚不輸顧臣繇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

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餼糧如云扣其奉餉是年又下教若曰往者興元

軍民俱受買住耶律禿花之子襲太傅總領也可那顏與汝節度今買住征蜀比其還也

汝專節度之按耶律禿花傳云自末哥至百家奴並襲太傅總領也可那顏而本紀戊午四月以明安答兒為太傅守京兆豈同時有兩大傅耶按梁直隸魯華傳弟明安

答兒贈太保太保為太傅之誤乃客列氏功臣歿後之贈官舊表誤列遂還鎮興元中統三年忽必烈汗又授金

虎符。仍前軍民萬戶。明年請老。以子堅實自代。家居十年。至元九年卒。年七十。追封沔國公。諡忠靖。堅實。元貞間。累遷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石抹狗狗。契丹人。曾祖高奴。歲辛未。與劉伯林夾谷長哥。自威寧同時來歸。己丑。置漢軍三萬戶。三十六千戶。以總中原兵。高奴卽以此時拜千戶。遙授青州防禦使。佩金符。與夾谷忒古帶同隸第一萬戶劉嶷麾下。己丑。從幹歌。互汗伐金。爲征行千戶。卒於軍。祖常山襲。癸丑。陞總管。領興元諸奧魯屯田。并領寶雞驛軍。權都總管萬戶。歲餘卒。父乞兒襲領本萬戶諸翼軍馬。從都元帥紐璘攻重慶瀘。敘諸城數有戰功。又從諸王討渾都海於臨洮。渾都海舊作忽都至元二年。從元帥按敦移鎮潼川。四年九月。攻達溪砦。死焉。狗狗少從父軍中。以壯勇稱。至是襲職。八年。從僉省嚴忠範圍重慶。攻朝陽砦。先登。明年。宋嘉定守將咎萬壽襲成都。狗狗以蒙兀軍二千禦之。爲所賤。成都陷。舊傳云。擊賤之。此碑傳飾詞也。果如所云。成都何以失陷。嚴忠範何以奪職。縛送關廷乎。且狗狗既於至元四年襲職。管軍總管。何以至元十六年又授以管軍總管乎。碑誌掩沒奪職之恥。舊傳不察而襲據之也。今以事實改正之。與嚴忠範並奪職。

白身軍前自茲十六年。朝廷錄其前後功。復賜金符。

舊傳金下有虎字。亦碑誌。安加爲。

管軍總管。封階宣武將軍。

宣武從四品階。豈宜佩虎符。

成遂寧。明年。進明威將軍。管

軍副萬戶。從招討使。藥刺海平。亦奚不辭。蠻又從行省也。速帶兒

討都掌烏蒙。蟻子諸蠻戰於鴨樓關。皆有功。二十一年。從征散毛

洞。蠻戰於菜園坪。滲水溪。皆敗之。辟守石砦。月餘。散毛降。大槃諸

蠻亦降。二十四年。遷懷遠大將軍。襲路萬戶。佩虎符。

舊傳無今補。

移成重

慶。二十六年卒。子安童襲。

張柔。字德剛。涿州定興河內里人。

里在縣西南十八里。易瀋二水合流處。

世農家。性任俠。右

額有異肉如錢。怒則墳起。好騎射。貧不治生產業。嘗曰。大丈夫當

爲公侯。田舍翁不足道也。金貞祐初。河朔盜起。柔年二十四。有女

道士蔡氏。語之曰。金祚將終。君當爲新朝輔。以兵法授之。柔聚族

黨數千家。辟西山東流塌。選壯士結隊以自衛。羣盜憚之。莫敢犯

縣人張信。假柔勢。納流人女爲妻。柔鞭信百而還其女。信憾之。謀

殺柔。旣而信有臯當誅柔。拔之。獲兔。衆益服柔之威德。金中都經

略使苗道潤承制授柔定興令兼帶青州防禦使又表其才加昭毅大將軍遙領永寧軍節度使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右都監

右舊傳作左今從王縈所撰神道碑

行元帥府事興定元年道潤爲其副賈瑀所害瑀

不自安使人好語謂柔曰吾得除道潤以君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故也柔怒叱使者還白瑀曰汝賊殺吾所事吾食汝肉且不饜乃敢以此言相戲耶移檄道潤部曲會易之軍市川誓復讎而未

有聞也時金以靖安民代道潤爲經略使道潤麾下何伯祥以故帥所佩金虎符歸之明年安民卒伯祥復以其符歸柔衆因推柔行經略使事夏五月金廷卽拜柔驃騎上將軍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方議會兵討瑀是年八月蒙兀軍出

紫荊口柔帥所部逆戰狼牙嶺馬顛被執見主帥

此主帥非木合黎知者以舊紀及木華黎傳均

未善出紫荊口軍將名也

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吾亦帥也大丈夫

死卽死終不爲他人屈帥壯而釋之其散卒稍稍來集主帥恐柔爲變質其父母於燕柔乃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蒙兀猖獗至此

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成吉思汗復其舊職。得以便宜行事。揚旆而南。連下雄易。安保諸州。遂討賈瑀。時瑀據孔山臺。臺無井。汲山取飲。柔先斷其汲道。敵衆渴。乃降。柔得瑀。剖心以祭。道潤。瑀黨郭攸亦降。柔盡有其衆。冬。徙治滿城。滿城小而闕。金帥武仙會眞定中山。深冀兵數萬來攻。適全軍出略。帳下纔數百人。柔以老弱婦女乘城。帥壯士突出敵後。毀其攻具。且策其師老而怠。輕將數騎。挾槩大呼入圍。敵皆披靡。獲其旗鼓以歸。明日。復使緣山張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敵大潰。追擊之。橫尸數十里。乘勝攻完州。部將聶福堅架雲梯躍而登城。鞏彥暉帥突騎繼之。城遂拔。獲州佐甄全。全慷慨就戮。柔義而釋之。且升爲守。使將所部從征。己卯。再敗武仙來攻之師。進拔郎山。名祁陽曲陽諸城寨間之皆降。進圍中山。舊傳云。旣而中山叛柔。引兵圍之。按是役在己卯歲。若董俊判官以中山叛其事在庚辰。而舊紀誤編於甲申也。今增辨正於此。仙遣其將葛鐵槍來援戰於新樂。飛矢中柔領。折落二齒。拔矢再戰。大破之。斬馘數千。仙猶畜憾。遣臺城令劉成將兵來侵。柔戰